

和平高中國中部 一一一年語文競賽

國語朗讀 競賽篇目

- 一、貪生怕死（張我軍）
- 二、最苦與最樂（梁啟超）
- 三、寂寞（楊喚）
- 四、泥土的眷戀（蕭蕭）
- 五、不能被增加的人（張曉風）
- 六、荷塘月色（朱自清）
- 七、匆匆（朱自清）
- 八、漸（豐子愷）
- 九、仙草冰（陳幸蕙）
- 十、行道樹（張曉風）
- 十一、飲水思源（藍蔭鼎）
- 十二、創造生命的春天（鄭明姍）

一、貪生怕死

張我軍

住在病房的病人，大都是彷彿於生死線之間的。病房的世界，是人生戰線的最後一線，耳聞目睹，盡是痛苦的呻吟和扭扎的慘狀。死神時時刻刻伸出魔手來，要把每個人的生命奪去；我們在沒有病痛的時候，是無意識地和死神抵抗，一旦負了傷、病了，便有意識地和它抗戰起來了。

俗語說得好，「好死不如歹活」，人，即便不怕死，也沒有不希望活的，所以罵人說「貪生怕死之輩」這就等於罵自己。不過話又說回來，活的东西，總有個死；希望活，也終於不能永遠活著；怕死，也終於有死的一日。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對於這一層，到底還是看不透，所以個個不願意死；要是辦得到的話，還希望永遠活著。尤其是遇著有死的危險的時候，為了死的威脅的切迫，對於生的留戀，活的希望，更加熱烈，更加切迫起來。

貪生，是人的本能，誰也不用嗤笑誰。怕死，卻有點近於癡。不過我以為有條件的怕死，卻也是人情之常，例如怕死不得其時，怕死不得其所，這是常人的正當的要求。話雖如此，怕儘管怕，該死的仍然免不了。

想來，人生是自始至終無處不矛盾的。既然要他生，就不該叫他死，既然要他死，就不該叫他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這個大自然的定律，可以說是矛盾之尤。那麼假定有個時期——最好是從我們的現在起——天從人願，地球上的人類只有生而無死，這總算是不矛盾了。可是倘若人類不能不衣不食不住，到了那個時候，人類自己就要希望多多死掉幾個了。再假如有一個時期——最好還是從我們的現在起——地球上的人類，把生與死都打住，也不再生也不死掉，這便是最理想的了。然而幾十百千年之間，儘是一樣的這些人在一樣的地球上蠕動著，又該多麼枯燥無味？那個時候，別的人不用說，頭一個我便活膩了！歸根結底起來，或者是生者必死纔是不矛盾也未可知。貪生者儘管貪生，怕死者儘管怕死，大自然自有它的老主意，我們只好服從它還可以省些心。

二、最苦與最樂

梁啟超

人生甚麼最苦呢？貧嗎？不是。失意嗎？不是。老嗎？死嗎？都不是。我說人生最苦的事莫若於身上背著一種未來的責任。人若能知足，雖貧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雖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難免的事，達觀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甚麼苦。獨是凡人生在世間一天，便有一天應該做的事，該做的事沒有做完，便像是有幾千斤重擔子壓在肩頭，再苦是沒有的了。為甚麼呢？因為受那良心責備不過，要逃避也沒處逃避呀！

答應人辦一件事沒有辦，欠了人的錢沒有還，受了人的恩惠沒有報答，得罪了人沒有賠禮，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乎不敢見他；縱然不見他的面，睡裏夢裏都像有他的影子來纏著我。為甚麼呢？因為覺得對不住他呀！因為自己對於他的責任還沒有解除呀！不獨對於一個人如此，就是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對於國家，乃至對於自己，都是如此。凡屬我受過他好處的人，我對於他便有了責任。凡屬我應該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到的，我對於這件事便有了責任。凡屬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現在的自己和將來的自己立了一種契約，便是自己對於自己加一層責任。有了這責任，那良心便時時刻刻監督在後頭。

這種苦痛卻比不得普通的貧、病、老、死，可以達觀排解得來。所以我說人生沒有苦痛便罷，若有痛苦，當然沒有比這個加重的了。

翻過來，甚麼事最快樂呢？自然責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古語說得好：「如釋重負」，俗語亦說：「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人到這個時候，那種輕鬆愉快，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責任越重大！負責的日子乃越長；到責任完了時，海濶天空，心安理得，那快樂還要加幾倍哩！大抵天下事從苦中得來的樂纔是真樂。人生須知道有負責任的苦處，纔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這種苦樂循環，便是這有活力的人間一種趣味；卻是不盡責任，受良心責備，這些苦都是自己找來的。

三、寂寞

楊喚

當別人在張羅著怎樣過年的時候，我一個人懷著異樣孤獨的心情，漫步街頭，隨著急湧的人流，我竟走進擁擠不堪的菜場。那裏到處播散著一種混合的腥臭、污濁的氣味和漲潮般的嘈雜。看著那些蔬菜和魚肉，我陡然竟有一個中年人的心情。我竟想：假如我是一個女人的丈夫，幾個孩子的父親，在今天應該買些什麼，燒一餐可口的好菜？

現在，我怕，我怕寂寞真的會吞噬了我，但我對著它又是束手無策，它像是一個貪婪的家伙，想喝盡了我的血。不論你走到那裏，坐在那裏，一種空虛、寂寞之感便在你的心頭升起，像一隻殘酷的大手，在向我亂抓。我更怕別人忘我的歡喜，和爽朗的大笑，因為那一片生命的騷動，會緊逼著我，逼著我面臨一座絕峭的懸崖。

真像一隻豬！有時我自己想著，想著，便黯然了。沒有一點顏色，不，是蒼白的，癱瘓的日子，我一如病在牀上的人，永遠爬不起來，又饑，又渴。想看書，我想拓展一下精神的領域。但我只有這樣，將永遠是這樣了嗎？

我被困在寂寞的峽谷裏。

沒有出息的我，又在想了，想那些我嘗得溫暖的日子。因為現在苦得很，回憶倒總會給你一點慰藉的，可是當你從回憶裏轉回頭來的時候，會更加沉重起來。

嘆息，嘆息，我是怎樣的改變了啊。我真有些不認識自己了。你說這可憐嗎？感傷，不，不只是感傷，我也煩躁，也憤怒。

我做夢似地，常常想望著有一份偶然的欣喜。但這偶然的欣喜又會從那裏來呢？我的心頭已張開著一張貪婪的大口，想吞噬什麼，一如虐待了我的寂寞那樣。

四、泥土的眷戀

蕭蕭

曾經撫摸著整張老舊的中國地圖，遙想著漠北的風砂、馬嘶，漢南的稻麥菽稷，迎風而舞；彷彿可以聽聞兼天而湧的長江激濤，彷彿真有黃河之水從天上而來，逐漸模糊了眼前的深褐淡綠，粗粗細細的紋路……

曾經站在八卦山下，朝興村的田野裡，赤著腳，親著泥土，讓整個心懷隨兩眼馳騁，馳騁，隨無邊的風、無邊的希望，直直奔向冥冥漠漠，稻海不盡處……

曾經踩入溫濕的犁翻過的泥土……

曾經深深一口呼吸……

可親如慈母的胸懷，我們的土地，我們的踐履，登臨，挖掘，抱擁，生命都從此處滋長，都從土地衍生即使有一天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我們的毛髮、骨肉、血，也願意永遠為土地所收藏，生生死死，化為春泥來護花，化為崗陵來立柏，化為源源不斷的生命脈流，鼓舞心生的嬰苗，從泥土，向天空。

我們的土地，我們深深眷戀。

年少情懷，總有不盡的漂泊想望，候鳥一般，每一次的行程不下一萬七千公里，從北地到溫濕的南國，有時越過蒼莽的山林，有時越過蒼茫的海疆，所謂天之涯，地之角，一直引逗著冒險的年輕心靈，去去，去流浪，去漂泊，去一個不知名的國度……

年少情懷，眼睛望向遠方，太陽升上來的山中是不是黃金閃耀的世界，夕陽西沉的海洋有沒有溫暖的紅毯，翻過山頭又該是什麼樣的草原或荒漠？

如果木代表東方，春天的木會欣欣以向榮，東方，真是可以歷險一探的吉地。如果火代表南方，夏天的火是不盡的活力，南方，我們長驅直入。（以下省略）

五、不能被增加的人

張曉風

我很驚訝——原來到最後我連一件禮物都不曾預備。我早就接到她「發願」的邀請信，當時只覺得要買一件禮物並不是難事。可是，明天，她就要發願了，我仍然還沒找到一件合適的禮物。

初識她是在淡水的一座山頭上，古樸的修道院裡，青綠的葡萄串尚未熟，四窗的花香裡低放著一隻巨大的、銅質的十字架，她的白衣服燒灼著異樣的白。

她就要正式發願了，我該送她一件禮物，她們對我那麼好，從那麼遙遠的山上，為我送來自烘的熱蛋糕，自製的大蠟燭。但我卻找不到一件可送給她的禮物——在她的發願之日，在她立志以貧窮、服役為終生目標的日子。

如果我送她一點小擺設，她該放在哪裡呢？如果我送她一籃花，那易凋的繁花怎能切合她永恆的誓願——而且我懷疑她會責備我說：「為什麼不用它去周濟窮人呢？」

我能送她唇膏嗎？當她親吻小孤兒的時候，她早已有最美麗的紅唇。我能送她胭脂嗎？她奔波於山徑去服役人的時候，她已有最動人的朱頰。我能送她衣料嗎？神聖的白袍已將她嫁給理想，世間還有什麼花色的衣料足以妝點她？有什麼臂釧足以輝煌她操作的手臂？有什麼項鍊可以輝映她垂向卑微者的頭頂？有什麼耳環配懸在那傾聽他人憂煩的耳朵？有什麼別針可以點綴那憂世的心胸？有什麼戒指可以戴上那為人合掌祈禱的手指。

世間這麼大，市場這樣喧騰，而我卻買不到一個可以送給她的禮物。

我打算這一件禮物給一位國外的牧師的時候。同樣的困難又產生了。我才忽然發現，這世界上原來有一種人，你簡直無法用任何東西來增加他，他自己已是一個完美的宇宙。（下略）

六、荷塘月色

朱自清

這幾天心裡不寧靜。今晚在院子裡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裡，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房裡拍著閨兒，迷迷糊糊地哼著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著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著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卻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著手踱著，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裡。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群居，也愛獨處。像今天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便覺得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裡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到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著白花，有嫵娜地開著的，有羞澀地打著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裡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著，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浪。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下略）

七、匆匆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裡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裡算著，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裡，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裡，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汗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著；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裡射進兩三戶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著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盆裡過去；喫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裡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隻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著，他又從遮挽著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著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裡閃過了。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裡，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裡的我能做些什麼呢？祇有徘徊罷了。祇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裡，除徘徊外，又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著些什麼跡呢？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跡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為什麼偏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八、漸

豐子愷

「漸」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極微極緩的方法來隱蔽時間的過去與事物的變遷的痕跡，使人誤認其為恆久不變。這真是造物主騙人的一大詭計！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農夫每天早晨抱了犢而跳過一溝，到田裡去工作，夕暮又抱了它跳過溝回家。每日如此，未嘗間斷。過了一年，犢已漸大，漸重，差不多變成大牛，但農夫全不覺得，仍是抱了它跳溝。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這牛而跳溝了。造物的騙人，使人流連於其每日每時的生的歡喜而不覺其變遷與辛苦，就是用這個方法的。人們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溝，不準停止。自己誤以為是不變的，其實每日在增加其苦勞！

我覺得時辰鐘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徵了。時辰鐘的針，平常一看總覺得是「不動」的；其實人造物中最常動的無過於時辰鐘的針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覺得我是我，似乎這「我」永遠不變，實則與時辰鐘的針一樣的無常！一息尚存，總覺得我仍是我，我沒有變，還是留連著我的生，可憐受盡「漸」的欺騙！

「漸」的本質是「時間」，時間我覺得比空間更為不可思議，猶之時間藝術的音樂比空間藝術的繪畫更為神秘。因為空間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廣大或無限，我們總可以把握其一端，認定其一點。時間則全然無從把握，不可挽留，只有過去與未來在渺茫之中不絕地相追逐而已。性質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議，份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為一般人對於時間的悟性，似乎只夠支配搭船乘車的短時間；對於百年的長期間的壽命，他們不能勝任，往往迷於局部而不能顧及全體。試看乘火車的旅客中，常有明達的人，有的寧犧牲暫時的安樂而讓其坐位於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有的見眾人爭先下車，而退在後面，或高呼「勿要軋，總有得下去的！」

（下略）

九、仙草冰

陳幸蕙

夏日的暑熱，總是一開始便密天匝地而來，不留餘地。挽著提籃上菜場的當兒，偶然見到仙草冰上市，就覺得那樣光潤烏沉的東西，是在為餘光中的詩句「暑假剛開始，夏正年輕」做註腳。

儘管農業社會裡，種種古老東西，都已經不合時宜地漸被淘汰，或成為只能存在於記憶裡的古董；但即使是新奇討巧的冰淇淋捲大行其道的時刻，街頭巷尾、甚至每一個小康殷實的家裡，清淡雋永、永井風味的仙草冰還是被深深地懷念著與喜愛著的。

仙草冰說來，其實無香無味，它最大的特徵便在於它的色——墨黑，一種並不怎麼適宜在夏天出現的顏色。所有屬於夏日的色彩，似乎都應是明亮的、耀眼的、令人意興飛揚的，但仙草冰卻獨願把灼熱與煩躁都沉澱下來，凝固成那樣柔潤罕見的黑玉。

也許正因為那樣近乎禪定的黑，寧靜得有如初夏之際最最清涼的一塊夜空，什麼也穿透不過，因此，心浮氣躁，什麼也把握不住的夏日裡，烏亮如玉的仙草冰，就格外令人產生一種沉靜的感覺了。

也許，仙草冰的整個好處，便在於這樣的不費力吧？

——你毫不費力地買回它、不費力地在陽臺的小几上料理它，也毫不費力地享受它停留在齒隙舌尖的感覺。那種入口之後，並無固定形狀，只是軟涼滑溜，自由激盪著唇舌的輕鬆，對任何人來說，都應是一樁特殊而有趣的飲食經驗。因此，吃仙草冰的人，絕沒有橫眉豎目或喋喋不休的；那是汗出如漿的夏日，一顆飛提浮動的心，最近乎「止水」境界的平靜時刻。

長一輩的人，常喜歡說仙草冰可以「消暑祛渴」，而領略了仙草冰的好處以後，赤日炎天的盛夏，似乎就真的不那麼難以忍受了，因為走在街頭，只要看見仙草冰，我們就覺得自己徹頭徹尾地被敷上一帖清涼。（下略）

十、行道樹

張曉風

每天，每天，我都看見它們，它們是已經生了根的——在一片不適於生根的土地上。

有一天，一個炎熱而憂鬱的下午，我沿著人行道走著，在穿梭的人群中，聽自己寂寞的足音，我又看到它們，忽然，我發現，在樹的世界裏，也有那樣完整的語言。

我安靜地站住，試著去理解它們所說的一則故事：

我們是一列樹，立在城市的飛塵裏。

許多朋友都說我們是不該站在這裏的，其實這一點，我們知道得比誰都清楚。我們的家在山上，在不見天日的原始森林裏。而我們居然站在這兒，站在這雙線道的馬路邊，這無疑是一種墮落。我們的同伴都在吸露，都在玩涼涼的雲。而我們呢？我們唯一的裝飾，正如你所見的，是一身抖不落的煤煙。

是的，我們的命運被安排定了，在這個充滿車輛與煙囪的工業城裏，我們的存在隻是一種悲涼的點綴。但你們盡可以節省下你們的同情心，因為，這種命運事實上也是我們自己選擇的——否則我們不會在春天勤生綠葉，不必再夏日獻出濃蔭。神聖的事業總是痛苦的，但是，也唯有這種痛苦能把深度給予我們。

當夜來的時候，整個城市都是繁弦急管，都是紅燈綠酒。而我們在寂靜裏，在黑暗裏，我們在不被了解的孤獨裏。但我們苦熬著把牙齦咬得酸疼，直等到朝霞的旗冉冉升起，我們就站成一行致敬——無論如何，我們這城市總得有一些人迎接太陽——如果別人都不迎接，我們就負責把光明迎來。

這時，或許有一個早起的孩子走了過來，貪婪地呼吸著鮮潔的空氣，這就是我們最自豪的時刻了。是的，或許所有的人都早已習慣于污濁了，但我們仍然固執地製造著不被珍視的清新。（下略）

十一、飲水思源

藍蔭鼎

深山裡，田間溪邊住著一位老人。老人在小溪旁架起了水車，替鄉人擣米拿點小報酬維持生活。日升日落，日復一日，老人的生活十分平安寧靜，他覺得心滿意足。

有一天，他多賺了幾塊錢，欣喜之餘，對著擣米用的杵、臼，生出了感激之情，他對著擣米的杵喃喃地訴說自己的感謝。

夜裡，他躺在草棚裡，愈想愈覺得要是沒有杵，自己根本不可能有這麼好的生活，所以第二天一清早就買了紙錢，虔誠地在杵前燒香跪拜感恩，心中才覺得舒坦。

這樣一連拜了好幾個月。

有一天，他突然發現杵的工作是由水車轉動所致，要是沒有水車，杵一點作用也沒有，於是他又匆匆預備了菜肴燒酒，對水車深深致敬。

水車怎麼會動呢？

聽見水聲，看到流水淙淙。老人又想了，想了再想，豁然開朗，要是沒有水而只有水車，跟只有米沒有火煮一樣沒有用，所以要拜就拜水啊！要是上頭沒有水不斷地來，下頭的水又有什麼用呢？躺在稻草搭的床上，老人輾轉難眠，最後他決定背著幾件衣裳，帶著乾糧，去找水源地。

到水源地去的路程，出乎意外的遙遠，因為大河源於小溪，小溪來自高山，但老人一點也不怕苦，他懷著極為感恩的心，千里跋涉去拜謝水賜給他的恩典。皇天不負苦心人，老人果然找到了水源。叩拜致謝以後，沾沾自喜地回家。雖然腳底磨起了大水泡，他也酣然入夢。

又該到水源地去行禮了，可是一連多天的雨，使老人遲遲不能啟程，他有點悶悶不樂，什麼都可以馬虎，就是謝恩這件大事絕不可疏忽。他走出草棚，仰天祈求，祈求雨早點停，不要耽誤了大事。然而就在這一剎那間，他突然領悟了，甘霖乃是自天而降，一切都是天賜神恩。他的心底響起了歡呼。（下略）

十二、創造生命的春天

鄭明娣

我相信，世界上沒有「天生聖人」。每一個人身上都有著常人的弱點，也擁有屬於他自己特有的優點。一個人就是一顆種子、一個胚膜，具有無限發展的可能。

我們不一定要做聖人，卻是有必要努力向「圓滿人」前進。每當克服身上一個缺點時，就表示我們往「圓」又邁進一步。許多人終身陷溺在自己的弱點中掙扎，生命就只有肅殺的秋天及寒冷的冬天。如果克服了逆境，生命立刻出現春景。

熟識司馬中原已經多年，原先我尊敬他是煦煦長者，又喜愛他文章中流溢的才氣情懷。圈內人都知道，他不但口才好，且極愛說話，不論在會議桌前、酒宴席上、或咖啡座間，只要有他在，就幾乎等於他的個人專題演講。如果三杯兩盞之後，他更是嘻笑怒罵著同一話題。

認識司馬之後，才知他的侃侃其談，在演講台上有無比的魅力。但是在文友相聚時，大多在借酒澆愁。熟識之後，才知這位背負著傳統道德的長者，經常到處把快樂傳播給青年的說書家，擁有比一般人更多的、無法化解的苦惱。有一段時間，我成為他唯一訴苦的對象。但是，發洩並不能解決問題，我曾經提出一些調整意見，不被採用。我想，試圖改變一個五十歲以上的人，未免太不自量力，在失望中乃決心放棄他。可是，每在燈下重讀他的佳作，又不禁擊節而復掩卷長歎：斯人而有斯難！

許久不見，偶爾在公共場所碰頭，只聽他說在寫書法，有時還帶幾張給我瞧，老實說，我不曾放在心上——他的鋼筆字全都倒向一邊，毛筆字又會好到哪裡去？最近，我們接觸又比較頻繁，司馬令我刮目相看。他的生活形態不曾有任何改善，仍然絮絮報告他的生活瑣事。但是，他的無奈、他的隱忍、他的壓抑、他的苦痛全部都在沖淡平和的語氣中，成為他廣博的容受。這幾次聚會，他不喝酒，淡然說已經戒酒。我開始認真聽他說話。（下略）